



古今事文類聚

前集

十六之十八



道通文庫
文庫 6
28
8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十六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地道部

江

羣書要語

江貢也。所出珍物可獻貢也。風俗通九江孔殷禹貢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注岷江為大江

至九江為中江至金陵為北江蓋一源而三自禹貢江水始出

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于江津不舫楫不避風不可以涉

家語四瀆江河淮濟晉天文志冷相源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十六

一

楚辭

古今事實

龍負禹舟

禹南省方濟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失色無主禹仰視天而嘆曰吾受命於天竭方以養民死命也余何憂於龍焉龍俛耳曳尾而逝呂氏春秋

楚王萍實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恠使之魯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可割而食之吉祥惟霸者能獲之使反王遽食之甚美家語

子胥渡江

伍胥奔吳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之胥既渡解劍直百金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爵執珪豈徒百金劍耶不受

羽不渡江

漢兵追項羽羽遂引東欲渡烏江烏江亭長艤船待謂羽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羽笑曰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何面目自見之哉

江限南北

吳孫權黃武四年魏文帝臨江觀兵有渡江之志帝見波濤洶涌歎曰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

囊沙塞江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十六

七

吳步騭表云魏人圖以東向多作布囊欲以盛沙塞江孫權曰此江與開關俱生寧可以沙囊塞君不知孤言當以牛千頭為君作主人也權下詔曰曰臣諸葛恪道步騭說北人欲以布囊盛土塞江每讀此表令人失笑此江自天地以來寧可塞者乎

五馬渡江

晉元帝時童謠云五馬爭渡江一馬化為龍

擊楫渡江

晉祖逖為奮威將軍及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不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

古今文集

雜著

江賦

郭璞

咨五才之並用寔水德之靈長惟岷山之導江初發源於濫觴聿經始於洛汭權萬川乎巴梁衝巫峽以迅激躋江津而起漲極泓量而海運狀滔天以淼茫總括漢泗兼包淮相并吞沅澧汲引沮漳源一分於岷岷流九派乎潯陽鼓洪濤於赤岸淪餘波於柴桑網絡群流商摧滄澮表神委於江都混流宗而東會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滿沛滂汙六州之域經營炎景之外所以作限於華裔壯天地之嶮介呼吸萬里吐納靈潮自然往復或夕或朝激逸勢以前驅乃鼓怒而作濤娥眉為泉陽之揭玉壘作東別之標衡霍磊落以連鎮巫廬嵬嶷而比嶠協靈通氣瀆薄相陶流風蒸雷騰虹揚霄出信陽而長邁宗大聲與沃

焦若乃巴東之峽夏后疏鑿絕岸萬丈壁立霞駁虎牙山名
樹以屹率荆門山名闕竦而磐礴圓淵九迴以懸騰溢流雷响
而電激駭浪暴麗驚波飛薄迅復增澆湧湍豐躍砢岩鼓作滿
涪學潛馮澳灑灑潰瀆波瀾滴湟怒決滄閘闐淪旋滾榮澄濃
濕瀆瀑漫或盡涓龍鱗結絡碧沙遺泥而往來巨石碑砢以前
却潛演之所泊湓奔瀄之所湊錯厓隴為之泐砢砢嶺為之崕
嶠幽澗積阻磐砢管確若乃曾澤之府靈湖之淵澄澹汪沈瀟
混因玄泓泓洞滟滟鄰淵湔湔混瀚灑灑流映揚焄焄溱溱汗
汗涸涸察之無象尋之無邊氣滃序以霧杳時鬱律其如煙類
豚渾之未凝象大極之構天長波夾淙峻湍崔嵬盤渦谷轉凌
濤山頽陽侯破砢以岸起洪瀾沈演而雲迴近淪滾滾下滄下

堆敏如地裂豁若天開觸曲厓以縈繞駭崩浪而相礪鼓厓窟
以瀾渤乃滄湧而駕隈魚則江豚海狝叔鮪玉鱸鱗鱗鮪鮪鮪
鯨鯨或鹿駘象鼻或虎狀龍顏鱗甲錯錯煥爛錦斑揚鬣掉
尾噴浪飛涎排流呼哈隨波遊延或曝采以晃淵或赫鯁乎巖
間介鯨乘濤以出入鱖鮓順時而往還爾其水物怪錯則有王
珧海月土肉石華瑣蚌腹蟹水母目蝦紫虻如渠洪蚌專車瓊
玕晞曜以瑩珠石蚌應節而揚葩踞踏森衰以垂翹玄螭魄礫
而礪砢或泛歛於潮波或混淪乎泥沙若乃龍鯉一角奇鶴九
頭有鱉三足有龜六眸頰蟹肺躍而吐璣文鮓磬鳴以孕瓊條
蟠拂翼而掣耀神蛟蠃輪以沈遊驛馬騰波以噓踪水兕雷咆
乎陽侯淵客築室於岩底鮫人構館于懸流電布餘糧星離沙

鏡青綸競紉縵爭映紫菜熒擘以叢被綠苔髮髮乎研滑石
上石帆蒙籠以蓋岫萍實時出而漂沫其下則金礦丹礫雲精
蠟銀瑤玢濬瑰水碧潛瑤鳴石列於陽渚浮磬肆于陰濱或頰
彩輕連或灼曜涯鄰林無不溽岸無不津其羽族也則有晨鵲
天雞鷓鴣鷓鴣陽鳥爰翔于以玄月千類萬聲自相喧聒濯翮
疏風鼓翅翩翩揮弄灑珠拊拂瀑沫集若霞布散如雲豁產龍
積羽往來勃碣檣杙積薄於潯沃楊榭森嶺而羅峯桃枝簞管
實繁有叢葭蒲雲蔓櫻以蘭紅揚晴牀擢紫茸蔭潭隩被長江
繁蔚芳離隱藹水松涯灌芊蕖潛蒼蔥龍鮫鮪踣踣於垠隴獮
獺駭瞞乎廩岸也空迅蛙臨虛以騁巧孤獲登危而雍容夔指
翹陸於夕陽鴛雛弄翻乎山東因岐成渚觸澗開渠漱壑生浦

區別作湖路之以潔翼淙之以尾間標之以翠翳泛之以遊菰
播匪藝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葩鱗被菱荷措布水菰翹莖蕩葉
濯穎散裹隨風倚萎與波潭池流光潛映景炎霞火其傍則有
雲夢雷池彭蠡青草具區洮滿珠漣丹渫極望數百沈瀼晶滌
爰有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潛達傍通幽岫窈窕金精玉英瑱其
裏瑤珠恠石碎其表驪蚌膠其址柏雲冠其嶮海童之所巡遊
琴高之所靈矯水夷倚浪以傲倪江妃含頰而聯眇撫凌波而
鳧躍吸翠霞而天矯若乃宇宙澄寂八風不翔舟子於是擲掉
涉人於是棧榜漂飛雲運舩舩相屬萬里連檣汴泗公流
或漁或商赴交易投幽浪竭南極窮東荒爾乃詔諫零祲於清
旭覘五兩之動靜長風颭以增扇廣莫颭而氣整徐而不颭疾

而不猛鼓帆迅越超漲截洞凌波縱施電往奔浪雲如晨霞孤
征眇若雲翼絕嶺條忽數百千里俄頃飛蕪無以瞻其縱渠黃
天子八駿不能止其景於是蘆人漁子擯落江山衣則羽褐食
惟蔬魚鱗游澗為涖夾漈羅空筒灑連鋒曾雷比船或揮輪於懸
碕或中瀨而橫旋忽忘夕而宵歸詠採菱以叩舷傲自足於一
嘔尋風波以窮年爾乃域之以盤嚴豁之以洞壑踈之以沲汜
鼓之以朝夕川流之所歸濛雲霧之所蒸液珍恠之所化產瑰
奇之所窟宅納隱淪之列真挺異人乎精魄播靈澗於千里越
岱宗之觸石及其誦變條恍符祥非一動應無方感事而出經
紀天地錯綜人術妙不可畫之於言事不可窮之於筆若乃岷
精聖曜於東井陽侯遯形於太波奇相去声奇相江神也得道

而宅神乃協靈爽於湘娥駭黃龍之負舟識伯禹之興嗟壯荆
飛之擒蛟終成氣乎太阿悍要離之圖慶在中流而推戈悲靈
均之任石歎漁父之權歌想周穆之濟師驅於鼉鼉感交甫
之喪珮慙神使之嬰羅煥天塊之流形混萬盡於一科保不虧
而永固稟元氣於靈和考川瀆之妙觀實莫著於江河

古詩

渡新安江貽京邑遊好

沈約

眷言訪舟客茲川信可珍洞徹隨深淺皎鏡無交春千仞寫高
樹百丈見遊鱗滄浪有時濁清濟涸無津豈若乘斯去俯映石
磷磷紛吾隔豐澤寧可濯衣巾願以潺湲水露君纓上塵

入柳江

薛道衡

仗節遵嚴會揚舲沂急流征塗非白馬水勢類黃牛跳波鳴石
磧濺沫擁沙洲岸迫槎倒轉灘長船却浮綠崖須斷挽挂壁屢
移鈎還憶青驄東方來上頭

夜渡吳松江懷古

宋之問

宿帆震澤口曉渡松江濱發魚龍氣舟衝鴻雁群寒潮頓覺
浦暗浦忽將分氣赤海生日光清湖起雲水鄉盡天衛歎息為
吳君謀士仗劍死君今悲所聞

律詩

九江口東濟北接斬春南與潯陽岸 蘇味道

江路一悠哉滔滔九派來遠潭昏似霧前浦沸成雷鱗介多潛
育漁商幾沂泗風搖蜀柿下日照楚萍開近漱湓城曲斜吹蠶

澤隈錫龜猶入責浮獸罷為災津吏揮穉疾郵僮整傳催歸心
詎可問為視落潮迴

日口阻風

白居易

洪濤波浪塞江津處處遭迴事事逆世上方為失途客江頭又
作阻風人魚蝦遇雨腥盈鼻蚊蚋和煙癢病身老大光陰能幾
日等閑日口坐經旬

灩澦

杜甫

灩澦既沒孤根深西來水多愁太陰江天漠漠鳥飛去風雨時
時龍一吟舟人漁子歌回首浩客胡商淚滿襟寄語舟航惡年
少休翻鹽井橫黃金

淮

羣書要語 淮圍也。圍繞揚州北界東至海。釋名 導淮自桐柏禹

貢 排淮泗而注之江。孟子 淮夷其乂。尚書 鼓鍾伐鼗。淮有三洲

詩 橘踰淮而北為枳。周禮 雀入于淮為蜃。國語 淮夷蠙珠暨魚

禹貢

詩句 清淮無波平如席。韓文 淮之水舒舒。韓

古今事實

召公平淮

宣王命召公平淮夷

兵賦之淵

唐第五琦曰 兵賦之所出以江淮為淵。本傳

古今文集

雜著

浮淮賦

後漢王燦

從王師以南征兮。浮淮水而遐逝。背渦浦之曲流兮。望馬丘之
高滋。泛洪櫓於中潮兮。飛輕舟乎濱濟。建衆檣以成林兮。譬無
山之樹藝。於是迅風興。濤征鼓若雷。旌旄翳日。飛雲天迴。若鷹
飄逸。逝相競。軼凌驚波。以高驚馳。駭浪而赴。躡如舟徒之巧極。
羨榜人之閑疾。白日未移。前馳已屆。群師按部。左右就隊。舳艫
千里。名卒億計。運茲威以赫怒。清海隅之帶芥。濟元勳於一舉。
垂林績於後裔。

浮山堰賦序

秦少游

梁武帝天監十三年用魏降人王足計欲以淮水灌壽陽乃假太子右衛康絢節督卒二十萬作浮山堰於鍾離而淮流湍駛漂疾將合復潰或曰淮有蛟龍喜乘風雨壞岸其性惡鐵絢以為然乃引東西冶鐵器數千萬斤益以薪石沈之猶踰年乃合堰袤九里水逆淮而上所蒙被甚廣魏人患之果徙壽陽戍頓八公山餘民分就岡壠未幾淮暴漲堰壞奔于海有聲如雷水之恠袂蔽流而下死者數十萬人初鎮星犯天江而堰實退舍而壞嗚呼異哉

古詩

淮之水

徐仲車

淮之水淮之水春風吹春風洗青於藍綠染指魚不來鷗不起
漱漱艷艷天盡頭祗見孤帆不見舟殘陽欲落未落處盡是人
問今古愁可奈何可奈何莫使騷人問棹歌我曹盡是浩歌客
笑聲酒向春風和

長淮詞

馬子才

長淮之水青如苔行人但覺心眼開湘江豈無水魚腹忠魂埋
但見愁雲結雨猿聲哀浙江豈無水鷓鴣革漂香骸但見潮頭怒
氣如山來孤臣詞客到江上何以寬心懷長淮之水連楚流先
生家住淮上頭黃金萬斛浴明月碧玉一片含清秋酒花起舞
歌一聲淮上白物無閑愁

河

羣書要語道河自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北至于砥柱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太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禹貢砥柱山禹鑿之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水經崑崙山河水出焉山海經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閼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漢書誰謂河廣詩蒹葭之詩河出圖易係丹丘千年一燒黃河千年一清皆至聖之君以為瑞又曰黃河清而聖人生王子年拾遺記河水清天下平京房易傳河自冀之大陸北流入兗分為九道故兗州所以首言九河既導即

爾雅所謂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金五曰胡蘇六曰簡七曰潔八曰鈞盤九曰萬津是也書注河下龍門流駛竹箭駟馬追不可及慎子清濟貫黃河截流而不混六帖黃河如帶漢封功臣誓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語偃鼠飲河不過滿腹道造宜房水之靈府爾雅

古今事實

河出圖

伏羲氏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前五行志舜即位與三公臨河觀黃龍五采負圖出置舜前以黃金為繩白玉為檢河圖大禹觀於濁河而受綠字晉地理志河出馬圖孔運

炎光塞河

武王流璧而榮光塞河注榮光五色從水中出尚書中候

白魚入舟

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于王舟中本紀

有如白水

晉文公入及河于犯以璧投公子曰臣之罪甚多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負石沉河

申屠狄言非其時將投于河崔喜聞而止之曰聖人仁人之父母也今此濡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屠狄曰昔桀殺龍逢比子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洩治而滅其國非無聖知不用故

也遂負石而沉于河韓詩外傳

美哉山河

吳起為魏西河守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脩政不仁湯放之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君若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

負薪填河

漢文帝時河決酸棗潰金隄元光中孝武決瓠子於是天子臨河况台馬王壁令群臣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填河而取淇園之

事文類聚

事類彙編卷之十六
竹以爲隄天子既臨河悼功之不成乃作瓠子之歌

張騫窮河

張騫使大夏窮河源惡觀所謂崑崙者乎本傳

投之黃河

唐哀帝天祐二年獨孤捐裴摠崔遠並罷政事柳璨李振譖於朱全忠再貶摠捐遠爲龍澗白三州司戶全忠聚樞等及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屍于河初李振屢舉不中第故深疾搢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全忠笑而從之

古今文集

雜著

大河賦

晉成公綏

覽百川之弘壯兮莫尚羨於黃河潛崑崙之峻極兮出積石之峩峩登龍門而南遊兮拂華陰與曲阿凌砥柱而激湍兮踰洹洛而揚波體委蛇於后土兮配靈漢於穹蒼貫中夏之畿甸兮經朔狄之遐荒歷二周之北境兮流三晉之南鄉秦自西而啓壤兮齊據東而畫疆殷徒涉而永固衛遷濟而遂強趙決流而却魏羸引溝而滅梁思先哲之攸歎何水德之難量

古詩

瓠子歌

漢武帝

瓠子決兮將柰何皓皓肝肝間殫爲河爲我謂河伯兮何不仁宣房塞兮萬福來

事類彙編前集

卷之十六

十一

泛黃河

孟郊

誰開崑崙源流出混沌河積雨飛作風驚龍噴為皮湘瑟颯颯
弦越宿鳴咽歌有恨不可洗虛此來經過

黃河

羅隱

莫把阿膠向此傾此中天意固難明解通銀漢應須曲纜出崑
崙便不清高祖誓功衣帶小仙人占半客槎輕三千年後知誰
在何必勞君報太平

汴河

羅隱

當時太子是閑遊今日行人特地愁柳色縱饒粧故國水聲何
忍到揚州乾坤有意終難會黎庶無情豈自由應笑秦皇用心

錯謾驅神鬼海東頭

濟

羣書要語

濟濟也言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釋名導沅水東流

為濟入于河溢為滌禹貢濟水宜麥淮南子鸚鵡不踰齊周官

詩句濁河終不污清濟杜甫

古今事實

秩視諸侯

四瀆江河淮濟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
能蕩出雲雨焉為德美甚故視諸侯也劉向說苑

古今文集

詩文類聚前集

卷之六

祭濟瀆文

後魏李文帝

乾光資耀坤載攝液惟濟暢靈協運陰辟庶象憑和升降芳漚
蘊神包花比土宜積渥方涌瑞沆源道濟引流通滄實存四體
作潤岱壘含雲吐醴淵波湛湛川風瀾瀾瞻洪津而懷德乘長
波而欽智汎龍儀之郁穆璽玉軒而浮被沉璋璧之明物冀牲
絜以歸寄

洛

渭淫漢沔附

羣書要語洛之為言繹也言水繹繹光耀也春秋說題辭洛出
書聖人則之易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小雅洛字或作雒初漢水

行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魏為土行土水之母水得土而流土
得水而柔故去佳加水魚豢典畧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灑
禹貢雒水輕利宜木淮南子

渭導渭自鳥鼠穴禹貢秦居渭陽而水數赤瑞應之効也漢書
涇涇以渭濁湜湜其止詩秦有水埒汜泥淖棹混沙磔乃合清
渭自彰穢述故名曰濁涇柳愚溪對

漢嶠冢導漾東流為漢禹貢滔滔江漢南國之紀詩江漢沮漳
楚之望也左傳

古今事實

獲瑞稱王

湯時有神牽白狼銜鉤入殷朝者乃東觀沈璧于洛獲黃魚黑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十一 帝王世紀
王之瑞於是始受命稱王帝王世紀

龜圖出洛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孔安國注疇類也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筮之以成九類

周公卜洛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曰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

太公釣渭以下係渭

太公釣于渭西伯將獵卜曰所獲非龍非螭非熊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史記

渭水貫都

秦始皇復道向阿房宮渡渭屬之咸陽史記渭水貫都以象天極三輔首屆

出中渭橋

張釋之為廷尉漢文帝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使騎捕屬廷尉奏此人犯蹕罰金

渭水天星

漢武帝時蜀張寬為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清水乳長七尺恠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潔則女人見陳壽益部耆舊傳

涇水溉田 此係涇水

韓聞秦之好興利欲罷之無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自中山西控瓠口為渠溉田漢武時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溉田名曰渠人得其饒歌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鋪為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苗黍禾食京師億萬之口

化行江漢 以下係漢水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羨化行乎江漢之域

濟漢誓汎

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珮一裘於昭王王裳欲之三年不與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沉曰余所濟漢而南者有如大

川左傳

漢皇解珮

昔鄭交甫過漢皇遇二女妖服珮兩珠交甫與之言曰願請子之珮二女解珮與交甫懷之而去十步探之則亡矣回顧二女亦不見 韓詩

涇水斬蛟 以下係涇水

涇水隈潭極深先有蛟為害鄧遐為襄陽太守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自揮劍截蛟數段流血水丹蛟患自息 咸弘之荊州記

沉碑涇水

涇水東經萬山下有潭昔杜元凱好名作兩碑述己功一碑在峴山一碑沉此潭中曰千載之後何知不深谷為陵 水經

洛神賦

曹植

宓妃，宓犧氏之女，溺洛水為神，託而賦焉。

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說神女之事，遂作斯賦，其詞曰：

余從京師言歸東藩，北過伊闕，越軫轅，經通谷，凌景山，客與乎陽林，流眄乎洛川，覩一麗人于巖之畔，乃援御者而告之曰：彼何人斯？若斯之艷也。御者對曰：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君王所見，母乃是其乎？余告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鬋鬢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雪。於是忽然從體以游，以嬉左

倚采旄，右蔭桂旗，攘皓腕於神滄兮，採湍瀨之玄芝。余情悅其倣美兮，心振蕩而不怡。無良媒以接歡兮，託微波而通辭。收和顏而靜志兮，申禮防以自持。於是洛靈感焉，徒倚徬徨，得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爾乃衆靈雜遝，命儻嘯侶，或窺清流，或翔神渚，或採明珠，或拾翠羽。從南湘之二妃，携灑屑之遊女，體迅飛鳥，飄忽心若神。凌波微步，羅襪生塵。於是屏翳收風，川后靜波。馮夷鳴鼓，女媧清歌。騰文魚以警衆，鳴玉鑿以借逝。六龍儼其齊首，載雲車之容裔。鯨鯢沂而夾轂，水禽翔而為衛。於是越北沚，過南岡，動朱唇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恨人神之道殊，怨盛年之莫當。無微情以効愛，獻江南之明璫。雖潛處於大陰，長寄心於君王。忽不悟其所，舍思綿綿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霜

繁霜而至，矚命僕夫，而就駕吾將歸乎。東路攬騑轡以抗策，悵盤桓而不能去。

古詩 係渭

至渭源

後周宇文通

渭源奔鳥穴，輕潤起客亭。淺淺蒲澗響，湯湯竟川鳴。潘生稱運石，馮子聽波聲。斜去臨天半，橫來對始平。合流應不雜，方知性本清。

律詩 係涇

日暮望涇水

徐玠

導源經隴阪，厲內貫羸都。下瀨波常急，廻圻溜亦紆。毒流秦卒斃，泥糞漢田腴。獨有迷津客，懷歸軫暮途。

古詩 係漢

渡漢水

李百藥

東流既瀰瀰，南紀信滔滔。水激沉碑岸，波駭弄珠臯。含星映淺石，浮蓋下奔濤。潏澗霞光近，川長曉氣高。檣烏轉，輕翼戲鳥落。風毛客心既多緒，長歌且代勞。

律詩 係河

公安送李十一弟入蜀余下沔鄂

杜甫

正解柴桑纜，仍看蜀道行。檣烏相背發，寒鴈一行鳴。南紀連銅柱，西江擁錦城。憑將百錢上，飄泊問君平。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十六終

Blank area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十七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地道部

湖

羣書要語湖池也廣雅湖大陂也說文湖都也流瀆四面所隈

都也風俗通周官揚州其浸五湖按張勃吳錄五湖者太湖之

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餘里故以五湖為名或說以太湖射陽湖

上湖洮湖瀟湖為五湖按國語吳越戰於五湖直在笠澤一湖

中戰耳則知或說非也揚州記曰太湖一名震澤一名笠澤一

事文類聚前集

名洞庭荆州記云宮亭即彭蠡澤也一名應澤青草湖一名洞庭湖雲夢澤一名巴丘湖凡此並昭昭尤著也初學記受三方之灌溉為百川之巨都追潮水而往還通蓬萊與瀛洲晉楊泉賦湘江北流至岳陽達蜀江夏潦後蜀江漲過往湘波益為洞庭凡數百里而君山死在水中秋水歸此山復居于陸惟一條湘川而已北夢瑣言

詩句攀崖照石鏡牽葉入松門謝靈運彭蠡氣蒸雲夢澤波撼

岳陽城孟浩然洞庭鑑湖五月涼李白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

濃抹兩相宜東坡

古今事實

扁舟五湖

勾踐城吳謂范蠡曰吾將與子分國而有之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乘扁舟浮五湖終不返先賢傳

城陷為湖

今巢湖古巢縣一日江漲港有巨魚取以貨于市合縣食之有一老姥獨不食遇老叟曰此吾子也汝獨不食吾厚報汝若東門石龜目赤城當陷姥曰往視有稚子訝之姥以實告稚子欺之以采傳龜目姥見即出城有青衣童子曰吾龍之子乃引姥登山而免青瑣高議

詔賜鑑湖

賀知章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賜鑑湖剡川一曲

西湖

蘇東坡詩
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兩相宜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十七
杭有西湖類亦有西湖皆為遊賞之勝東坡連守三州其初得類也有類人在坐云內翰但只消遊湖中便可了郡事及守杭秦觀再有詩及此意

古今文集

雜著

奏脩西湖狀

蘇子瞻

昔西漢之末翟方進為丞相始決壞汝南鴻隙陂父老怨之歌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羨芋魁及乎覆陂當復誰言者兩黃鵠蓋民心之所欲而託之天以為有神下告我也孫皓時吳郡上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忽開通長老相傳此湖開天下平皓以為已瑞已而晉武帝平吳由此觀之陂湖河渠之

類又廢復開事閔興運雖天道難知而民心所欲天必從之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蓋不可廢也唐長慶中白居易為刺史方是時西湖既田千餘頃及錢氏置撈湖兵士千人日夜開浚自

國初以來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熙寧中臣通判本州則湖之葑合者蓋十二三年至今纔十六七年之間遂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來水淺葑合如雲翳空倏忽便滿更二十年無西湖矣使杭州無西湖如人而去眉目豈復為人乎臣愚較之竊謂西湖有不可廢者五天禧中故相王欽若奏以西湖為放生池禁捕魚鳥為人主祈福自是以來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數萬會于湖上所放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皆西北向稽首仰祝

千萬歲壽若一旦堙塞使蛟龍魚鼈同為涸轍之鮒則臣子坐觀亦何心哉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一也杭之為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於水井邑日富百萬生靈待此而汲食今湖狹水淺六井漸壞若二十年之後盡為葑田則舉城之人飲鹹苦其勢必自耗故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二也白居易作西湖石函記云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可無凶歲今雖不及千頃而下湖數十里間交葑穀木所獲不啻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三也西湖深濶則運河可以取足於湖水若湖水不足則必取江潮潮之所過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歲輒調兵夫十餘萬土開浚而河行市井中蓋十餘里吏卒搔擾泥水狼籍為居民莫大之患此西

湖之不可廢者四也天下酒稅之盛未有如杭者也歲課二十餘萬緡而水泉之用仰給於湖若湖水漸狹水不應溝則當蔡人取山泉歲不下二十萬土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五也臣以待從出贖寵寄目觀西湖有必廢之漸有五不可廢之憂伏望聖斷賜臣度牒若干道使得畢志半生之間目見西湖復唐之舊環三十里際山為岸則農民父老與羽毛鱗介同沐聖澤無有窮已臣不勝大願

臨湖閣記

洪景廬

燭於遠者遺於近廬市之居江與山燕越如也豈地勢則然天實資之予家番城而澹津三湖有勝美而山不副買小圃撰樓以為高平林四出山意如鷺而澄江之境政墮滅沒蔽虧中非

霜清木落不見也。二者不得兼其難如此。吾友向臣原獨以書
來曰：自吾卜居南昌，擅東湖之陽，入行湖邊，頽大明鏡，倚華十
里，炤影徹目，晨霏夕靄，開闔而摩蕩，屬玉交青，浮逸而後先。西
山橫陳，蜿蜒旁薄，空翠長煙，舒慘異狀，常若洪崖浮兵翁挹袂，
相肩其間。凡湖山賦我以佳賞，揀我以瓌觀，謂不能俯而有也。
今吾臨之以桀閣，崇而為尖者四去，一以為從益，一以為橫既
成，而曰登焉。湖之所以為湖，山之所以為山，次且自失，不能嘉
遯，相與收精會神，俎豆於吾軒楹之間。東則十畝之園，池臺竹
花，輪幽呈茂，有草堂在湖隄北，其北與西折旋，皆山，淡然如脩
眉，橫遠可翫，而不可狎。物色位置大略似輞川臨湖亭，故即而
名之。吾夷猶其上，非更不就，就亦不釋也。吾因阨與世不諧，偶一

旦獨得此，吾心樂焉。願子為我記。予發書疑不信者，宋曰：私自
策曰：巨源詩人也。其詞夸是其子，子來南僅得邊一障財為郎
亟去之，酸寒却掃於是四年矣。未聞有和貴腐粟可以汰予從
土木之事，又頗解商工費斯閣也。度不滿百萬，不可止。巨源安
有是哉？彼特文其滑稽，餉我一笑耳。巨源詩人也。其詞夸記未
可作。會有客從南昌來，為予笑曰：巨原再為入諛墓，鄭重答謝
通得百萬錢，妻子睥睨咨曉規作求田計。巨原左遯右給，如護
項目舉以付工師，不留一錢。故其就斯閣也，勇之甚，書生定可
笑。君毋庸疑。予曰：誠然。又有說於此，有閣如是，將不得以瓦器
飲，以之豆飴客，以老無齒婢佐酒。巨原其鑄黃金之栝，行白玉
之栝，喚僮命侶，異風介月，哀絲豪竹，光妓侍繞，熊蹯豹胎，飲及

東坡文選及前集 卷之十一 四

童騎傾駭山川之神日夜鼓舞之於是爲至敢問策安出客撫
然予曰爲我謝巨原筆尚在也乾道五年月日記

古詩

岳陽樓

韓愈

洞庭九州間厥大誰與議南維群崖水北注何奔放瀦爲七百
里吞納各殊狀自古澄不清環混無歸嚮炎風日搜攬幽恠多
冗長軒然大波起宇宙溢而放魏我拔嵩華騰躍較律壯聲音
一何安轟礚車萬兩猶疑帝軒轅張樂就空曠蛟螭露箭簾縞
練吹組帳鬼神非人世節奏頰跌蕩陽施見卷鹿陰閉咸悽愴
朝迴宜春口極地缺隄三夜纜巴陵洲叢芮纒可傍星河盡涵
泳俯仰迷上下餘瀾怒不已喧聒鳴鑿益明登岳陽樓輝煥朝

日亮飛蕭戢其威清晏息纖縷泓澄湛凝綠物影巧相况江豚
時出戲驚波忽蕩潏時當冬之孟隙竅縮寒漲前臨指近岸側
坐眇難望滌滯神魂清幽懷舒以暢上人童孩舊搢手乍欣悵
憐我窺逐歸相見得無恙開筵交蕪烏爛熳倒家釀孟行無停
番高柱送清唱中盤進橙栗投擲傾脯醬歡窮悲心生燒亦不
能志念昔始讀書志欲干霸王屠龍破千金爲藝亦云九愛才
不擇行觸事得讒謗前年出官日此禍最無妄公卿採虛名擢
拜識天仗姦情畏彈射斥逐恣欺誑新恩趨府庭逼友朋諸將
吁嗟苦鴛緩但懼失宜當追思南渡時魚腹其所葬嚴程迫風
帆劈箭入高浪顛沉在涸更忠鯁誰復諒生還真可喜勉已自
懲創庶從今日後粗識得與喪事多改前好趣有獲新尚誓耕

十畝田不敢萬乘相細君知蚕織稚子已能餉行當掛其冠生
死君一訪

彭蠡湖

王介甫

湖中小龍見龍門

茫茫彭蠡春無地白浪春風濕天際東西換極萬舟回千歲老
蛟時出戲少年輕事鎮南來水怒如山帆正開中流蜿蜒見春
星觀者膽墮言方哈衣冠今日龍山路廟下沽酒山前住老矣
安能學似飛買田欲棄江湖去

思故山鏡湖

陸務觀

千金不須買畫圖聽我長歌歌鏡湖湖山奇麗說不盡且復爲
子陳吾廬柳姑廟前魚作市道士莊畔菱爲租一彎畫橋出林

薄兩岸紅蓼連菰蒲陂南陂北鴉陣黑舍東舍西楓葉赤正當
九月十月天放翁艇子無時出船頭一束書船後一壺酒新釣
紫鱖魚旋洗白蓮藕從渠貴人食萬錢放翁癡腹常便便暮歸
稚子迎笑我遥指一林西村煙

律詩

過洞庭湖

杜甫

皎空圍青草龍堆擁白沙護堤盤古木迎棹舞神鴉破浪南風
正回橋畏日斜湖光與天遠直欲泛仙槎

登岳陽樓

杜甫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折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
字老病有歸舟我馬關山憐馮高滂泗流

宿青草湖

杜甫

洞庭猶在目。青草續為名。宿業依農事。郵籤報水程。寒水爭宿。薄雲月逾微。明湖鴈雙雙。起人來故北征。

渡青草湖

陰鏗

洞庭春浩蕩。平湖錦帆張。源水桃花色。湘流杜若香。穴去茅山遠。江連巫峽長。帶天澄迥碧。映日動浮光。行舟逗遠樹。度鳥息危樯。滔滔不可測。一葦詎能航。

汎宮亭湖

劉刪

迴。艦承派水。舉帆逐分風。濕漭疑無際。飄颻似度空。櫓鳥排鳥路。船影沒河宮。孤石滄波裏。匡山苦霧中。寄謝千金子。安知萬里蓬。

題太湖

羅處約

三萬六千頃。湖侵海內田。逢山方得地。見月始知天。南國吞將盡。東溟勢欲連。何當酒為雨。無處不豐年。

太湖

蘇子美

杳杳波濤闊。古今無邊際。莫知深潤通。曉月為清露。氣入霜天作。暝陰筮澤魚。肥人鱸。玉洞庭。棋。孰。客。分。金。風。煙。觸。目。相。招。引。聊。為。停。橈。一。楚。吟。

衆水

水神 水性附

羣書要語 積陰之氣為水。淮南子 水流濕。易 坎為水。易 潤萬物者莫潤於水。說卦 水曰潤下。洪範 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

龜龍蛟魚鱉生焉。貨財殖焉。中庸夫水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莊子智者樂水。論語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孟子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孟子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荀子凡水其方折者有玉其圓折者有珠清者有黃金。尸子土地各以類生入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淮南子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

水之别名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凡水邊皆曰垂曰涯曰畔曰干曰積曰濱涯上平坦曰渚重涯曰岸岸上地曰澗曲涯曰澳一曰隈水草交曰渚水邊土人所止曰滢水曲曰汭水北曰陽水南曰陰水出山石間曰澗音山夾水曰澗水注川曰溪水注溪曰谷水通谷曰壑石絕水曰梁鑿音澗水曰

澗又曰堤曰防大防曰堵水所鍾曰澤廣澤曰沔澤曲曰臯澤障曰陂澤無水有草木曰藪水流通曰川深水曰潭急水曰流砂石上曰瀨亦曰瀨曰灘水別流曰派大水有出口別通曰浦風吹水涌曰波亦曰浪大波曰濤小波曰淪平波曰瀾直波曰徑水朝夕而至曰潮風行水成紋曰漣水波如錦文曰漪水行曰涉逆流而上曰溯洄順流而下曰溯流亦曰沿流絕流而渡曰亂以衣涉水曰厲膝以下曰揭膝以上曰涉渡水處曰津潛行水中曰泳以上見說文釋名爾雅

古今事實

禹平滄水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

上者為營營書曰逢水傲于逢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龍蛇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

弱水沉羽

弱水既西柳子厚謂西海之山有水散逸無力不能負一羽投之委靡墊溺及底而後止

濯足濯纓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自取之也孟子

瘴水染脚

漳州界有一水號為脚溪涉者足皆如墨數十里間水皆不可飲飲則病瘴行人皆載水自隨梅龍圖儀官州縣時公牒至漳

州素多病預憂瘴癘為害至為脚溪使數人肩荷之以物蒙其身恐為毒水所害兢惕過甚睚眦變鍊忽墜水中至于没頂乃出之舉體黑如葦菴自謂必死然自此宿病盡除頓覺康健無復昔之羸瘵又不知何也筆談

無支祁神 係水神

禹治水三至桐柏山獲淮渦水神名曰無支祁形猶獼猴力踰九象人不可視乃命庚辰制之是時木魅水靈山妖水怪奔號叢繞幾以千數庚辰持戟逐去遂鎖于龜山之足淮水乃安唐永泰初楚州有漁人夜釣於龜山之下其鈎為物所繫因沉水視之見夫鐵鎖繞山足一獸形如青猿不若昏醉涎沫腥穢不可近古嶽瀆經

陽侯

昔陽國侯溺水因為大海之神博物志

靈胥

吳相伍胥為濤之神號曰靈胥

馮夷

中極之淵深三百仞惟水夷都焉水夷人面而乘龍穆天子傳云天子西征至于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蓋水夷無夷即馮夷也淮南子又作馮遲抱朴子釋思篇曰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昔夏禹觀河見長人魚身曰吾河精豈河伯耶山海經

河伯娶婦

西門豹為鄴令鄴三老廷椽歲歛百姓錢為河伯娶婦巫行視小家女好者聘取為治新衣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行數十里乃沒以故人家多持女遠逃俗語即不為河伯娶婦水沒溺人民云豹至其時往會豹呼河伯婦視之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更求好女送之使巫卒抱大巫嫗投河中有頃曰巫嫗何父也弟子趨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凡三投弟子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不能白事煩三老入白之復投一老河中良久豹欲復使廷椽與豪長者一人趣之皆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豹曰河伯嘗客之久皆罷去歸夫鄴吏民大驚恐自此不復敢言為河伯娶婦史記

燃犀照水以下係水怪

晉溫嶠過牛渚磯深不可測世云下多怪物遂燃犀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嶠於是夜夢人謂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

蜃精水害

許真君名遜字敬之汝南人後於豫章遇一少年容儀脩整自稱慎郎許君與之語知非人類指顧之間少年去君謂人曰適來少年乃是蛟蜃之精吾念江西累為洪水所害若非剪滅恐致逃遁蜃精知真君識之潛於龍沙洲化為黃牛真君以道眼遙觀謂弟子施太玉曰彼之精恠化為黃牛我今化其身為黑牛仍以手巾掛膊將以認之汝見牛奔闔當以劍截彼真君乃化身而去俄頃見黑牛奔趨黃牛而來太玉以劍揮黃牛中

其左股因投入城西井中從此井徑歸潭州却化為人先是蜃精化為美少年以珍寶財貨數萬獲娶潭州刺史賈至女至是真君求見賈使君謂曰聞君有貴婿慎郎乃蛟蜃老魅焉敢遁形蜃精復變本形為吏所殺真君晉太康間於洪州西山舉家四十二口拔宅上昇而去唯有石函藥臼各一與真君所御錦帳復自雲中墮於故宅鄉人因即其地置遊帷觀云太平廣記

天吳

天吳人尚公首八足亦曰水伯山海經

含沙

春秋莊公十八年有蜃疏謂含沙射人影江南山路中有射工虫長二三寸口中有弩形氣射人不治則殺人博物志

灑瀕堆賦

蘇子瞻

天下之至信者惟水而已。江河之大與海之深而可以意揣。惟其不自為形而因物以賦形。是故千變萬化而有必然之理。掀騰勃怒萬夫不敢前。兮定然聽命惟人之所使。予泊舟乎瞿唐之口。而觀乎灑瀕之崔嵬。然後知其所以開峽而不去者。固存以也。蜀江遠來兮浩漫漫之平沙。行千里而未嘗齟齬兮。其意驕造而不可推。忽峽口之逼窄兮。納萬頃於一盃。方其未知其峽也。而戰乎灑瀕之下。喧極震掉盡力以與石鬪。勃乎若萬騎之西來。忽孤城之當道。鈎援臨衝畢。至於其下兮。城堅而不可

取。天書劍折兮。迤邐循城而東去。於是滔滔汨汨相與入峽。安行而不敢怒。嗟夫物固有以安而生。變兮亦有用危而求安。得吾說而推之兮。亦足以知物理之固然。

黃樓賦

蘇子由

熙寧十年秋七月乙丑。河決於澶淵。東流入鉅野。北溢于濟南。溢于泗。八月戊戌。水及彭城。余兄子瞻適為彭城守。水未至。使民具畚鍤。蓄土石。積芻蕘。完室隙穴。以為水備。故水至而民不恐。自戊戌至九月戊辰。水及城下者二丈八尺。塞東西北門。水皆自城際山。兩晝夜不止。子瞻衣敝履屨。廬于城上。調急夫。發禁旅以從事。令民無得竊出避水。以身率之。與城存亡。故水大至而民不潰。方水之淫也。汗漫千餘里。漂廬舍。敗塚墓。老弱蔽

川而下壯者狂走無所得食槁死于丘陵林木之上子瞻使習
 水者浮舟楫載糗餌以濟之得脫者無數水既涸朝廷方塞澶
 淵未暇及徐子瞻曰澶淵誠塞徐則無害塞不塞天也不可使
 徐人重被其患乃請增築徐城相水之衝以木堤捍之水雖復
 至不能以病徐也故水既去而民益親於是即城之東門為太
 樓焉聖以黃土曰土實勝水徐人相勸成之轍方從事於宋將
 登黃樓覽山川弔水之遺迹乃作黃樓之賦其詞曰

子瞻與客游於黃樓之上客仰而望俯而嘆曰噫嘻殆哉在漢
 元光河決瓠子騰蹙鉅野衍溢淮泗梁楚受害二十餘歲下者
 為汙澤上者為沮洳民為魚鱉郡縣無所天子封祀太山猶往
 東方哀民之無辜流死不藏使公卿負薪以塞宣房瓠子之歌

至今傷之嗟維此邦俯仰千載河東傾而南洩蹈漢世之遺害
 包原隰而為一窺吾壙之摧敗呂梁齟齬橫絕乎其前四山連
 屬合圍乎其外水洄伏而不進環孤城而為海舞魚龍於隍壑
 閱帆檣於睥睨方飄風之迅發震鞀鼓之驚駭誠蟻穴之不救
 分閭閻之橫潰幸冬月之既迫水泉縮以自退樓流枿於喬木
 遺枯蚌於水齋聽澶淵之奏功非天意吾誰賴今我與公冠冕
 裳衣設几布筵斗酒相屬飲酣樂作開口而笑夫豈偶然也哉
 子瞻曰今夫安於樂者不知樂之為樂也必涉於害者而後知
 之吾嘗與子憑茲樓而四顧覽天宇之宏大繞青山以為城引
 長河而為帶平臯衍其如席桑麻蔚乎旆旆畫阡陌之縱橫分
 園廬之向背放田漁於江浦散牛羊於煙際清風時起微雲霽

壽山川開闔蒼莽千里東望則連山參差衆壑皆馳群石傾奔
 絕流而西百步涌波舟楫紛披魚鱉頭沛没人所嬉聲崩震雷
 城堞爲危南望則戲馬之臺巨佛之峯巋乎特起下窺城中樓
 觀翺翔鬼峩相重激水既平渺莽浮空駢州接浦下與淮通西
 望則山斷爲垓傷心極目交熟禾秀離離蒲隰飛鴻群往白鳥
 孤沒橫煙澹澹俯見落日北望則泗水漶漫古汴入焉匯爲濤
 淵蛟龍所蟠古木蔽空鳥鳥號呼賈客連檣聯絡城隍逆夕陽
 之西盡道明月之東出金鉉湧於青嶂陰索爲之辟易窺人窾
 而直上委餘彩於沙磧激飛楹而入戶使人體寒而戰慄息洶
 洶於群動聽川流之蕩滴可以起舞相命一飲千石遺棄憂患
 超然自得且子獨不覓夫昔之居此者乎前則項籍劉備後則

光弼建封戰馬成群猛士成林振臂長嘯風動雲興朱閣青樓
 舞女歌童勢窮力竭化爲虛空山高水深草生故墟蓋將問其
 遺老既已灰滅而無餘矣故吾將與子乎古人之既逝閱河決
 於疇昔知變化之無常村杯酒於終日於是衆客釋然而笑頽
 然就醉河傾月墮舞扶而出

古詩

且發漁浦潭

丘希範

漁潭霧未開赤亭風已颺棹歌發中流鳴鞞響疊嶂村童忽相
 聚野老時一望詭恠石異象巖絕峯殊狀森森荒樹齊析析寒
 沙漲藤壘島易陞崖傾岫難傍信是永幽棲豈徒暫清曠坐嘯
 昔有委卧治今可尚

之宣城出新林浦

謝朓

江路西南永歸來東北驚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旅思捲搖
推孤遊昔已屢既懽懷祿情復協滄州趣曷塵自茲隔賞心於
此遇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

萬丈潭

杜甫

青溪合宜漠神物有顯晦龍依積水盤窟壓萬丈內跼步凌峴
堦側身下煙靄前接洪濤寬却立蒼石大山危一徑盡岸絕兩
壁對削成根虛無倒影垂澹瀨黑如澗環底清見光烟碎孤峯
倒來深飛鳥不在外高蘿成帷幢寒水疊旌旆遠川曲通流歎
竇潛洩瀨造幽無人境發興自我輩苦歸遺恨多將若斯游最
閉藏脩鱗蟄出入巨石礙何事炎天過快意風雨會

水泛

韓愈

暮宿投民村高處水半扉大雞俱上屋不復走與飛篙舟入其
家冥間屋中啼問知歲常然哀此爲生微

長安聞

范至能

斗門貯軍練懸板滌驚雷黃沙斷岸轉白屋飛簷開是間哀太
許舳艫蔽川來千里擁孤蓬萬馬盤一杯篙尾亂若用檣竿束
如堆摧摧勢排軋洶洶聲喧喧偪及復偪及誰肯少徘徊傳呼
津吏至敝蓋凌高埃囁嚅議議征叫怒不可裁吾觀舟中子一
一皆可哀大爲聲利驅小者饑寒催古今共來往所得隨飛灰
我乃畸於人胡爲乎來哉

閩水歌

杜甫

嘉陵江色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正憐日破浪花出，更復春
從沙際歸。巴童蕩槳歌側過，水雞噉魚來去飛。聞州勝事可腸
斷，聞州城南天下稀。

過犇牛關

楊廷秀

春雨未多河未漲，聞官惜水如金樣。駁船久住下河灣，等待船
齊不教放。忽然三枝兩枝開，驚雷一聲飛雪堆。眾船過水水不
去，船底怒濤跳出來。下河半篙水欲滿，上河兩半勢差緩。一行
二十四樓船，相隨過關如魚貫。

過雪川大溪

楊廷秀

菰蒲際天青無邊，只堪蓮蕩不堪田。中有一溪元不遠，摺作三
百六十灣。政如綠錦地衣上，玉龍盤屈於其間。前船去轉後船

隔前灣望得到，不得及至前灣到得時。只與後灣纔咫尺，到來
已度數百榮。問知德清猶半程，老夫乍喜權夫悶。管有到時君
莫問。

律詩

東溪

岑參

溪水碧於草，潺潺花底流。沙平堪濯足，石淺不勝舟。洗藥朝與
暮，釣魚春復秋。興來從所適，還欲向滄洲。

西澗

韋應物

絕憐幽草澗邊行，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
人舟自橫。

潯陽觀水

李群玉

朝宗漢水接陽臺，吟呀填坑吼作雷。莫見九江平穩去，還從山
峽嶮巖來。南經夢澤，貫浮白，西出岷山。劣及孟直，至滄溟，海野
盡深沉，不動漫昭回。

題華下無桐院西溪

張子野

積水涵虛，上下清。幾家門靜，岸痕平。浮萍破處，見山影。水艇歸
時，聞棹聲。入郭僧尋，蘆裏去。過橋人似鑑中行。已憑暫雨添秋
色，莫放脩蘆礙月生。

風濤之險

羣書要語孔子曰：水火吾見蹈而死者，孟子子產曰：水懦弱民
狎而玩之，則多死焉。左昭禁川游者。周禮

古今事實

二妃墜湘

舜南巡，二妃墜湘水，因為湘夫人。

鯀化為魚

鯀治水九載無績，自沉於澗，化為玄魚，號為河精。拾遺記

禹思拯溺

禹思天下之溺者，猶已溺之。孟微禹吾其魚乎。左傳

溺死不救

澹臺滅明之子溺死於江，弟子欲收而葬之，明止之曰：螻蟻何
親魚鱉何讎？弟子曰：何夫子之不慈乎？對曰：生為吾子，死非吾
鬼，遂不收葬。博物志

渡相褚山

秦始皇南遊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問博士湘君何神對曰堯女舜之妻而葬此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樹植其山

曹娥饒娥

曹娥上虞人父盱迎江神派濤為水溺娥年十四投江而死縣長裴尚憐而葬之命鄆邱子作碑蔡邕來觀題云黃絹色絲外孫壘曰後人為立廟饒娥父醉漁風卒起不能舟遂溺死娥聞父死走哭水上氣盡伏死明日鬻魚鬻蛟浮死萬數鄉人葬娥鄆水西柳子厚作碑

大笑墮水

陸士龍常着線絰上船於水中顧其影因大笑落水入救免溺

浪湧吟嘯

謝安嘗與孫綽等泛海風起浪湧諸人皆懼安吟嘯自若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安歸耶舟人承言即回眾服其雅量

木人石心

賈充令夏統歌小海唱統以足扣舷引聲清激風起晝暝眾皆恐懼充令妓女盛服金翠繞其舷三匝統若無聞充曰此果見木人石心也晉隱逸傳

有跛男子

唐袁天綱字客師嘗渡江叩舟而還或問故曰舟中人鼻下氣皆黑不可以濟俄有二男子跛而負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耳

以濟江中風起幾覆跛男子，屢師德也。

酌水誓江

唐王義方坐與張亮善，既言安承道南海舟師持酒脯祈福，義方酌水誓曰：有知忠獲戾，孝見尤，四維靡氛，十里安流，神之聽之，無祚神羞，既祭天雲開，露人壯其誠。

運糧失舟

劉仁軌運糧失舟，李義甫使表異武鞠之，且微以聞。義甫言於上曰：不斬仁軌，無以謝百姓。舍人原真心曰：海風暴起，非人力所及，乃除名。通鑑

子美漂湍

杜子美客耒陽，一日過江上，舟中飲醉，是夕江水暴漲，子美為

永湍漂泛，其尸不知落於何處。元宗思子美，詔求之，謂令乃積空土於江上，曰：子美為白酒牛炙，脹飲而死。披遺

太白捉月

李白過采石，酒往入水捉月而死。五侯鯖錄

龍神現夢

陳堯咨泊舟三山磯，有老叟曰：來日午後有大風，舟行必覆，宜慎之。來日天晴，萬里無片雲，舟人請解纜，公曰：更待之。同行舟皆離岸，公託以事，日午天色皎然，俄黑雲起於天末，大風暴至，折木飛沙，怒濤若山，同行舟多沉溺，公驚歎。又見前叟曰：某實非人，乃江之遊樂將也，以公他日當位宰相，固當奉告。公曰：何以報德？叟曰：吾本不求報，貴人所至，龍神理當衛護，願得金光。

明經一部公許之至京以金光明經三部遣人詣三山磯投之
慶前叟曰本祇祈公賜以三今連升數秩再拜而去翰府名談

舟危救母

蘇丞相頌知婺州沂桐江水暴迅舟橫欲覆魏國太夫人在舟
中幾溺矣公哀號赴水救之舟忽自正太夫人甫出及岸舟乃
覆衆以為誠孝所感行狀

怡然讀書

呂惠公端使高麗遇風濤檣折舟人大恐公怡然讀書若在齋
閣時

心存誠敬

伊川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之人皆號哭伊川獨正

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
色何也伊川曰心存誠敬耳父老曰心存誠敬固善不若無心
之川欲與之言老父徑去不顧

古今文集

雜著

青漢水辭

李善夷

春秋僖公四年齊桓公合諸侯之師盟于召陵青楚之苞茅不
入問昭王南征而不復楚子使屈完對曰貢之不寡寡君之罪
也敢不供給昭王南征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按照昭王南征至
漢舟人畏其舟王遂溺死夫山林川澤天子祀之必有其神楚
人膠其船而禍其君神不能福神之罪也余過漢見其波濤混

濼而責其水辭曰

漢之廣兮風波四起雖有風波不如蹄涔之水蹄涔之水不為下國而傾天子漢之深兮其隄莫量不如行潦之汪行潦之汪不為下國而溺天主漢之美者曰魴吾雖饑不食其魴恐汚吾之饑腸

漁父

屈原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疑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歠其醢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

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相流菀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哀溺文

柳宗元

水之氓咸善游一日水暴甚有五六氓乘小船絕湘水中濟船破皆游其一氓盡力而不能尋常其侶曰汝善游最也今何後為曰罾子錢重是以後曰何不丟之不應揮其首有頃益急已濟者立岸上呼且號曰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貨為又搖其首遂溺死吾哀之且若是得不有以貨之溺大氓者乎於是作哀溺

吾哀溺者之死貨兮。惟大氓之爲憂。世濤鼓以風涌兮。結泥盪而無舟。不讓祿以辭富兮。又旁窺而詭求。手足亂而無如兮。負重踰乎崇丘。既浮順而滅簪兮。不欲釋利而離尤。呼號者之莫救兮。愈搖首以沉流。髮披髮以舞瀾兮。魂依依而焉遊。龜鼈互進以爭食兮。魚鮪族而爲羞。始貪贏以晉厚兮。終負禍而懷讎。前既沒而後不知懲兮。更攬取而無時休。哀茲氓之蔽愚兮。反賊已而從仇。不量多以自諫兮。姑指幸者而爲謀。夫人固靈於鳥魚兮。胡昧射而蒙釣。大者死夫兮。小者死亦。善游雖最兮。卒以道天與害偕行兮。以死自繞。推今而鑒古兮。鮮克以保其生。衣寶焚紂兮。專利滅榮。豺狼死而猶餓兮。牛腹尸而不盈。民既貧貧而無知兮。故與被咸謚爲氓。死者不足哀兮。冀中人爲奈。

再更噫

檄曲江水伯文

樊大鑄

主張於地之血脉者。豈不曰水伯乎。爾自獸爲身。而爲人控宰。兩龍窟宅。百谷億有祀矣。故數倫於元氣之液。弄權於坤輿之竅。迺三載二月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才子六七人。皆鯁揚文。精開闔武庫。游嬉春晝。浴洄江干。興飛壯心。舞曳齒胃。爾何爲陰發暴殄。潛生毒痛。簣禍階於沙岸。垣死府於化島。如數子者。皆載垂堂之誠。使揭竿求父之子。投戕請弟之兄。奏楚葆傷夫之妻。厲波濤狗婚之婦。惟其凶害。不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行矣。失志於爾安乎。爾今肆行賊虐者。豈不謂性與習成乎。何哉。曩者溺孫與公於後湖之中。淪炎帝女於東海之上。死

驚於黃氏之母爲魚於歷陽之郡爾應時以舊傳蔓其後圖殊
不知事不欲數數斯辱矣惡貫已滿天命誅之僕謂數子叫天
曹訴地府黜爾王職在於斯須不然僕見欲上書於承明廬徵
菑近速周處擊劔長逐孽波深搜爾儻若混空隱形和水匿象
則使牛曳蛇尾絕其本根矣僕亦宜念五六日至于旬時恐爾
有詞曰予不誠視成不令而行故矢在弦上垂而未發儻能易
轍僕則既往不咎若爲刻舟爾則何辭以對徐察爾變惟審圖
之

古詩

公無渡河

李大白

黃河西來决崑崙咆哮萬里觸龍門波滔天堯咨嗟大禹理百

川兒啼不窺家殺湍湮洪水九州始桑麻其害乃去茫然風沙
被髮之叟狂而癡清晨徑流欲奚爲旁人不惜妻止之公無渡
河苦渡之虎可縛河難憑公果溺死流海湄有長鯨白齒若雪
山公乎公乎掛骨於其間篋篋所悲竟不還

同前

李賀

公乎公乎提壺將馬如屈平沉湘不足慕徐衍入海誠爲愚公
乎公乎牀有莞席盤有魚北里有賢兒東隣有小姑壠畝油油
黍與葫在甌濁醪蟻浮浮黍可食醪可飲公乎公乎其柰居被
髮奔流竟何如賢兒小姑哭嗚嗚

題子美墓

韓愈

按元稹作墓誌謂甫扁舟下荆楚竟以寓卒旅殯

岳陽其後遷祔偃師唐史氏乃承小說牛炙白酒
大醉一夕卒之語信哉史氏之誣也

今春偶客襄陽路悽慘去尋江上墓招手借問牧牛兒牧兒指
我祠堂處一堆空土煙蕪裏空使詩人悲歎起怨聲千古寄西
風寒骨一夜沉秋水當時處處多白酒牛炙如今家家有飲酒
食肉今如此何故常人無飽死捉月走入千尺波忠諫便沉汨
羅底固知天意有所存三賢所歸同一水過客晉詩千百人千
古醜聲竟誰洗明時好古疾惡人應以我意知終始

采石月贈郭功甫

梅聖俞

梅聖俞作采石月蓋信捉月之說按李陽冰序謂
白疾亟林上授簡俾為集序無捉月之說豈古不

弟溺故史氏為白講耶抑小說多妄而詩老好奇

姑以發新意耶

采石月下訪謫仙夜披錦袍坐釣舡醉中愛月江底懸以手弄
月身翻然不應暴落饑蛟涎便當騎鯨上青天青山有家人謾
傳却來人間知幾年在昔孰識汾陽王納官賞死義難忘今觀
郭裔奇俊郎眉目真似工文章死生徃復猶康莊樹穴探環知
姓羊

詩話

作筮篋引

筮篋引者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高晨起刺舡而
權有一白首狂夫被髮提壺亂河流而渡其妻隨而止之不及

遂墮河水死於是援筮篔而鼓之作公無渡河之曲聲甚悽愴
曲終自投河而死霍里子高還以其聲語其妻麗玉麗玉傷之
乃引筮篔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飲泣焉麗玉以其曲傳隣
女麗容名曰筮篔引

淮上遇風

范文正淮上遇風詩云一棹危於葉傍觀欲搗神他年在平地
無忽險中人雖弄翰戲語卒然而作其濟險加澤之心未嘗忘

謫官渡淮

唐子方謫官渡淮至中流風作舟欲覆作詩曰聖采非任楚清
淮異泊羅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日暮泊舟岸下續云舟楫
顛危甚鼉鼉出沒多斜陽幸無事沽酒聽漁歌 前十七卷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十八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地道部

泉

瀑布詩附見 水晶見茶門

羣書要語

水本曰源源曰泉正直上出曰檻泉從上溜下曰下

泉湧出曰瀆泉側出曰泚泉泉所出同所歸異曰肥泉異出

同流曰瀆泉見爾雅及詩注山下有泉象易源泉混混孟子觀

其流泉公劉地有醴泉禮運濯清泉以自潔韓文泉涓涓而始

流陶辭飲石泉芳蔭松柏楚辭噴若玉簫泄為瑤池淨如醍醐

瑩若琉璃權德輿靈泉記

古今事實

不飲盜泉

孔子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尸子

刺山泉湧

李廣利行軍無水拔刀刺山飛泉湧出

翻車轉水

後漢張讓趙忠說靈帝鑄天祿蝦蟇吐水於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鳥施於橋南用灑南北郊路

飲貪泉

吳隱之性廉操為廣州刺史界上一水謂之貪泉古老云飲此

水者廉士皆貪隱之至酌而飲之賦詩云古人言此水一哺飲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清操愈厲

所須清泉

唐潘師正居道遙谷高宗召問所須對曰茂松清泉臣所願也

泉石膏肓

田游巖入太白山高宗幸其所謂曰先生此佳否答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者

水樂

元結於山中无所耽愛者有水樂是南磧之懸水淙淙然聞於耳尤便不至南磧即懸庭前之水取歌曲竇缺之石高下承之水聲少似聽之亦便

冷泉亭記

白居易

東南山水餘杭郡為最由郡言靈隱為禿由寺觀冷泉亭為甲
 亭在山下水中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而撮奇得要
 地搜勝槩物無遜形春之日吾愛其草薰薰木欣欣可以導和
 納粹暢入血氣夏之夜吾愛其泉淅淅風冷冷可以調煩析醒
 起人心情山樹為帷巖石為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坐而翫之
 者可濯足於床下卧而狎之者可垂釣於枕上矧又潺湲潔澈
 粹冷柔滑若俗士若道人眼耳之塵心舌之垢不待盥滌見輒
 除去潛利陰益可勝言哉斯所以最餘杭而甲靈隱也杭自鄞

城抵四封叢山複湖易為形勝先是領郡者有相里君造虛白
 亭有韓僕射臯作候仙亭有裴度子棠棣作觀風亭有盧給事
 元輔作見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稹最後作此亭於是五亭
 相望如指之列可謂佳境殫矣能事畢矣後來者雖有敏心巧
 目無所加焉故吾繼之述而不作

卓錫泉亭

唐子西

人之精神亦何所不至哉揮戈可以退日搏膺可以陷霜悲泣
 可以頹城浩歎可以决石而况於得道者乎諸友既除表裏皆
 空一真之外無復餘物則其精神之運又何如哉吾遊羅浮至
 寶積之寺飲泉而其寺僧曰此卓錫泉也昔梁景泰禪師始居
 此山其徒以無水難之師笑而不答已而庵成師卓錫于地泉

湧數尺自是得井山中迨今賴之知永者以為用於嶠南而自
梁以來未有紀其事者夫師之為人誠不可得而知然吾聞世
間萬有皆心想所生而古之學道未有用定慧得者定則深
完慧則流通以深完流通之精神而致吾心想中物如父之使
子君之使臣有必得之勢其於此也特未足多也或曰前世之
士如李廣利耿恭之徒皆功名進取之人以成敗得喪為心其
精神之富不踰常人而喑嗚叱咤飛泉為之湧溢與師無異此
何理也曰一人者皆一時貴臣左氏所謂用物精多至於神明
方其出於絕域之中感激奮發於萬死一生之時其用意至到
與精進一體惟其出於一切之誠而無定慧之素以故得之艱
勤非若師之願指目使既捷而且逸也嗟乎事之不立也我知

之矣夫志意耗於思慮聰明流於視聽則精神所感不行於父子
兄弟之間而尚何有於物苟能全吾之精神則雖山石之堅水
泉之柔雍容談笑之間堅者可使闕其柔者可使激而躍也獨
不得於人乎吾是以知天下之善無不可立者

龍井泉記

秦少游

龍井舊名龍泓吳赤烏中方士葛洪嘗煉丹於此事見圖經其
西當西湖之西浙江之北風篁嶺之上深山亂石之水泉也每
歲皇禧雨於他祠不獲則禱於此輒應故老相傳以為有龍居
之然泉者山之精氣所發也西湖深靚空闊納光景而涵煙霏
芙蓉荷花之所附麗龜魚鳥蟲之所依憑漫衍而不迫結餘而
成文陰晴之中各有意態而不可以言盡也故岸湖之山為所

誘而不克以爲泉浙江介於吳越之間一夜一晝溽頭自海而
上者再疾擊而遠馳兕虎駭而風雨作過者摧當者壞乘而而
望之使人毛髮盡立心掉而不禁故岸江之山多爲所奪而不
暇以爲泉惟此地盤幽而踞阻內無靡麗之誘以散越其精外
無豪悍之聲以虧踈其氣故嶺之左右大率多泉龍井其尤者
也嘗有大魚自泉中躍出然後知井之有龍不謬

律詩

題山中流泉

儲光羲

山中有流水借問不知名映地爲天色飛空作雨聲轉來深澗
滿分出小池平活澹無人見年年長自清

野泉

張翥

遠出白雲中長年聽不窮細聲繁石亂寒色入潭空挂壁聊成
雨穿林別起風溫泉非爾類源發在深宮

僧院引泉

姚合

泉眼高千丈山僧取得歸架空橫竹引鑿石透渠飛洗藥溪流
濁澆花雨力微朝昏長遠看護惜似傳衣

方山寺松泉

章孝標

石脉綻寒光松花噴曉霜注瓶雲母滑漱齒茯苓香野客偷煎
茗山僧惜淨床參禪不要問孤月在中央

石門山泉

鄭谷

一脉清冷何所之縈莎漱蘚入僧池雲邊野客窮來處石上寒
猿見落時聚沫遶殘雪在迸流穿樹墜花隨煙春雨晚閑吟

去不復遠尋星子陂

古詩 以下係瀑布

入廬山仰望瀑布

張九齡

絕頂有懸泉喧喧出煙杪不知幾時成但見無昏曉閃閃青崖
落鮮鮮白日皎灑流濕行雲濺沫驚飛鳥雷吼何噴薄箭馳入
窈窕吾聞山下蒙今乃林巒表物性有詭激坤元曷紛矯默然
置此去變化誰能了

望廬山瀑布

李大白

西登香爐峯南見瀑布水挂流三百丈噴壑數千里歛如飛電
來隱若白虹起初驚河漢落半在雲天裏仰觀勢轉雄壯哉造
化功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空巾亂灑射左右洗青篔簹珠

散輕霞流沫沸穹石而我遊名山對之心益閑無論漱瓊液且
得洗塵顏但諧宿所好永願辭人間

廬山瀑布

范希文

靈源何太高北斗想可挹凌日五光直逗雲千仞急白虹下澗
飲寒飈倚天立閃電不得瞬長雷無敢蟄萬丈巖崖折一道林
巒濕陰逼飛鳥墜冷洒山鬼泣須當截海去濁海不相入

漱玉亭

蘇子瞻

余遊廬山南北得十五六奇勝殆不可勝紀懶不
作詩獨摘其尤者作漱玉亭二峽橋二詩云
高巖下赤日深谷來悲風劈開青玉峽飛出兩白龍亂沫散霜
雪古潭搖青空餘流滑無聲快漁雙石硤我來不忍去月出飛

事類彙編前集 卷之十一
橋東蕩蕩白銀闕。沉沉水晶宮。願從琴高生。脚踏赤鯉公。手扶白芙蓉。跳下清冷中。

三峽橋

同上

吾聞太山石。積自穿錢溜。况此百雷霆。萬世與石鬪。深行九地底。險出三峽右。長輪不盡溪。欲涌無底竇。跳波翻潛魚。震響落飛沓。清寒入山骨。草木盡堅瘦。空濛煙雨間。瀕洞金石奏。鸞鸞飛橋出。歛漱半月鼓。玉淵神龍近。雲雨亂晴晝。垂旒得清其。可嗽不可漱。

漱玉亭

朱元晦

奇哉康山陽。雙劍屹對起。上有橫飛雲。下有瀑布水。崩騰復瓌聚。佳巖更雄偉。勢從三梁外。影落明鏡裏。平生兩仙句。詠歎深

仰止。三年落星灣。悵望眼空眊。今朝隨杖履。得此弄清泚。更誦玉虹篇。塵襟詎暇洗。

三峽橋

朱元晦

兩岸蒼壁對。直下成斗絕。一水從中來。蕩潏知幾折。石梁據其會。迎望遠明滅。倏至走長蛇。捷來翻素雪。聲雄萬霹靂。勢倒千嶮峭。足掉不自持。魂驚詎堪說。老仙有妙句。千古擅奇崛。尚想化鶴來。乘流弄明月。

律詩 廬山瀑布

陸蟾

正源人莫測。千尺掛雲端。岳色染不得。神功裁亦難。夏噴猿鳥浴。秋射斗牛寒。流到滄溟日。翻濤更好看。

瀑布

石曼卿

飛勢挂山頂無時向此傾玉虹垂地色銀漢落天聲萬丈寒雲濕千巖暑氣清滄浪不足羨就此濯塵纓

廬山瀑布

李大白

日照香爐生紫煙遙看瀑布掛長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

題名水澗

陳搏

銀河瀉落翠光冷一派回環湛晚暉幾恨却為頭石礙琉璃滑處玉花飛

朱陵洞口水簾

畢筠

洞門千尺掛飛流玉碎珠聯冷噴秋今古不知誰捲得綠蘿為帶月為鈎

東山瀑布

方干

遙夜看來宜月照平明失去被雲迷掛巖遠勢穿松塢擊石殘聲注稻畦素色噴成三伏雪餘波流作萬年溪不緣真宰能開決應向山前雜淤泥

天台瀑布

曹松

萬仞得名云瀑布遠看如織挂天台林疑竇尺難量度直恐金刀易剪裁噴向林梢成夏雪傾來石上作春雷欲知便是銀河水墮落人間合却迴

僧德殊家水簾

王介甫

淙淙萬首落石巔皎皎一派當簷前清風高吹鸞鶴唳白巖下照蛟龍涎浮雲裴額自能捲缺月琢鈎相與懸朱門試問幽人

價翡翠鮫綃不直錢

詩話

評宣宗詩

唐宣宗微時以武宗忌之遊跡為僧游方外至黃葉與黃葉禪師同觀瀑布黃葉得一聯云千巖萬壑不辭勞遠看方知出處高宣宗續之曰溪澗豈能留得在終歸大海作波濤王者氣象可見也詩史

評徐凝詩

世傳徐凝瀑布詩云瀑布瀑布千丈直雷奔入江無暫息萬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東坡云至為塵陋又偽作樂天稱美此句有譽不得之語樂天雖涉淺易然豈至是哉乃戲作

絕句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詞飛流濺沫知多少不為徐凝洗惡詩志林

湯泉

羣書要語凡水源有石流黃其泉則溫或云神人所暖主療人疾博物志暄波炎液文選

古今事實

驪山湯泉

俗云秦始皇至驪山與神女遊而忤其肯神女唾之遂生瘡始皇怖謝神女為出湯泉而洗除後人因以為驗辛氏三秦記

建華清宮

天寶六載更溫泉曰華清宮湯浴井為池環山列宮室地理志
上於華清新廣一湯制度宏麗祿山於范陽以玉魚龍是為石
梁石蓮花以戲雕鏤尤妙上大悅命陳於湯中仍似石梁橫於
其上而蓮花纔出於水際上因幸解衣將入而魚龍鳧雁皆奮
鱗舉翼狀若飛動上因恐却之蓮花石至今在 明皇雜錄

沸泉

主簿山在胡郎廟南數里山下有溫泉穴口周圍一丈許涌出
如湯沸冬夏常熱 周景式廬山記 漢水南有溫泉周迴數十步
冬夏常沸涌若湯其熱可熟雞子未至二十里即望見白氣衝
天 梁州記

潮泉

雞籠山澗中有千數處累石若出入力水常深尺餘朝夕輒有
涌泉溢出如潮水時刻不差朔望尤大號為潮泉 張僧鑒濟陽記
半冷半溫

江乘縣東南四十里泉半溫半冷共出一壑 地記 句容縣吳續
塘有湖水半冷半熱可以滄雞皆有魚交入輒死 雜俎 福州雪
峯及無為軍等處皆有之不能盡載

古今文集

雜著

游湯泉記

惠州

唐子西

過水北十餘里得白水山山行一里所得佛跡院院中湧一泉
其東所謂湯泉其西雪如也二泉相去步武間而東泉熱甚殆

不可觸指以西泉解之然後調適可浴意山之出一泉重為浴者計哉或說炎州地性酷烈故山谷多湯泉或說水出硫黃地中即溫初不問南北今臨潼湯泉乃在正西而炎州餘水未必皆熱則地性之說固已失之然以硫黃置水中水不能溫則硫黃之論亦未為得吾意湯泉在天地間自為一類受性本然不必有待然後溫也凡物各求其類而水性尤耿介得其類則雖數千萬里而伏流相通非其類則橫絕徑過十字旁午而不相入故二泉之間不能容尋常而炎涼特異如此蓋亦無足怪者吹氣為寒呵氣為溫而同出於一口此其證也臨潼之水在開元天寶時最為知名恩幸寵遇震動一時然自是以來是非口語亦紛紛矣此泉出東南萬里外非山僧野叟之所遊嬉則騷人遷客之所嘯詠而徘徊也寵辱何自而至哉為泉計者其肯以此而易彼乎

湯泉賦

秦少游

大江之濱東城之野有泉出焉直回峯負深谷分珎引源迤邐相屬晨夜有聲涵雲注玉薄為虎鬚沃為魚目鱗介莫潛遇者斯浴此何水也哉野老告余曰泓泓涓涓莫虞歲年不火而燠其名湯泉嗚呼豈非炎惑蒞於上耶燭龍隱於中耶旁通咸池日御之所經耶幽精沉魄陰償其負耶丹砂黃硫金石之氣酷得之所激耶德有常仁惠公而浹寒凝海方不冰旱雉山兮不竭其或燥濕外干精氣散越膚革瘡瘍焦筋淫血欣澗泊之甦游恍幽憂之永脫以沐則髮澤以頰則膚悅其羨流兀沒捐棄

於溝壑者猶能灌蔬稻之畦已牛馬之賜此又何其然耶吾聞
天下之水厥類是繁至於弱水儲陰投羽必沉火井萃陽燬石
灼金祥標醴泉病飲而瘳異紀滋穴神瀆以流焦溪之首蔓之
飾沸潭謝馨取之游其餘酒墨所發膠盞是滋啜懷千金飲狂
一國衮玉乳以中涵橫金絲而徑度詭品繆名紛莫爲數咸受
命於元精亦各私其所遇若夫匡廬汝水之旁尉氏驪山之下
煙霏掩辱王孫烏隼之所規金穴椒房專寵藤蔓之所占則湯
泉之中又有顯晦者焉野老忻然而笑曰善乎齊給之士曳杖
而去行歌於塗曰畢沸滂沱奮此泉兮被山阿吾唯灌沐兮不
知其他

書游湯泉詩後

蘇子瞻

余之所聞湯泉七其五則今三子之所游與夫虛之所賦所謂
匡廬汝水尉氏驪山其一則余之所見鳳翔之駱谷與渝州之
陳氏山君也皆華於窮山之中山僧野人之所浴猿猱之所飲
惟驪山當往來之衝華堂玉堦獨爲勝絕然坐明皇之累爲楊
李祿山所污使口舌之士援筆唾罵以爲亡國之餘辱孰甚焉
今惠濟之泉獨爲三子者詠嘆如此豈非所寄僻遠不爲當塗
者所溷而爲高人逸才與世異趣者之所樂乎或曰明皇之累
楊李祿山之汚泉豈知惡之然則幽遠僻陋之歎亦非泉所病
也泉豈無榮辱特以人意推之可以爲抱器適用而不擇所處
者之戒

古詩

驪宮高

白居易

高高之山上有宮朱樓紫殿三四重遲遲兮春日玉墀暖兮温
泉溢嫋嫋兮秋風山蟬鳴兮宮樹紅翠華不來歲月久墻有衣
兮瓦有松吾君在位已五載何不一幸乎其中西去都門幾多
地吾君不來有深意一人出兮不容易六宮從兮百司備八十
一車千萬騎朝有宴飲暮有賜中人之產數百家未足充君一
日費善君脩己人不知不自逸兮不自喜吾君愛人人不識不
傷財兮不奪力驪宮高兮高入雲君之來兮為一身君之不來
兮為萬民

溫泉宮

王建

十月一日天子來青繩御路無塵埃宮前肉裏湯各別每个白

玉芙蓉開朝元門向山上起城繞青山龍暖水夜開金殿看星
河宮女知更月明裏武皇得仙王母去山雞晝鳴宮中樹溫泉
泱泱出宮流官使年年脩玉樓禁兵去盡無射獵日西麋鹿登
城頭梨園弟子偷曲譜頭白人間教歌舞

惠州湯泉

蘇子瞻

積水焚大槐畜油灾武庫驚燃丞相井疑浣將軍布自憐耳目
隘未測陰陽故鬱攸火山烈窟沸湯泉注豈惟渴獸駭生使癡
兒怖安能長魚鱉僅可燖狐兔山中惟木客戶外時芒屨雖無
傾城浴幸免亡國汚

廬山溫泉

朱元晦

連山西南來中斷還崛起于霄幾千仞據地三百里飛峯上靈

秀水壑下清美逮茲勢力窮猶能出奇備誰然丹黃歎嬰此
池水客來爭解帶萬劫付一洗當年謝康樂弦絕今久矣水碧
復流温相思五湖裏自注云康樂湖中詩云水碧輟流温豈未
見此水耶

律詩

湯泉

王介甫

寒泉詩所詠獨此沸如蒸一氣無冬夏諸陽自廢與人遊不附
火出亦疑水更憶驪山下歎然雪消騰

華清宮

杜牧

或云按唐紀明皇以十月幸驪山至春即還宮是
未嘗六月在驪山荔支盛暑當熟詞意雖美而失

事實

長安回首綉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
是荔支來

廬山湯泉

僧可遵

禪庭誰作石龍頭龍口湯泉沸不休直待衆生塵垢盡我方清
冷温常流

戲作二絕

蘇子瞻

石龍有口口無根自在流泉誰吐吞若信衆生本無垢此泉何
處有寒温

詩話

評黃山朱砂泉

東坡所記湯泉秦州之路谷渝州之陳氏山居秦君之所賦東城及匡廬汝水尉氏驪山後諳居惠州遊白水山佛迹巖浴于湯泉共有其八矣余之所見新安之黃山閩中之劍浦亦有其二矣第湯泉多作硫黃氣浴之則襲人肌膚惟驪山是醫石泉李賀詩云華清源中瑩石湯徘徊百鳳隨君王黃山是朱砂泉圖經黃山舊名黥山東峯下有朱砂湯泉新可點茗春時即色微紅昔人題詩云三十六峯高倚天瑤臺金闕貯神仙嵩陽居與黃山比猶少靈砂一道泉蓋為是也若溪漁隱

陂渠

羣書要語匠人為溝洫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

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注王通利田間之水道冬官彼澤之陂有蒲與荷詩汪汪如千頃陂黃憲傳

古公事實

復鴻隙陂

汝南有鴻隙陂郡以為饒翟方進為丞相以數溢為言奏罷之王莽時枯旱郡中追怨乃作童謠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羨芋魁言不生稻梁惟生豆芋及平覆陂當復誰言者兩黃鵠託神告之也後鄧晨為汝南守欲修復翟方進所壞鴻隙陂聞許陽曉水署為都水掾陽因高下形勢起塘四百里數年乃成

白公渠

白公穿渠民得其饒歌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公

起後舉搆成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漑且耨長我
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

白水陂

鄧艾於楚州開白水陂灌田又築塘四十九所

芍陂

楚相孫叔敖作期思陂灌寧婁之野號芍陂

召伯堞

謝安至新城築堞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爲召伯堞

築錢塘陂

白居易爲杭州刺史始築堤捍錢塘湖鍾泄其水溉田千頃

折磴

李祐筠傳關中仰鄭白一渠溉田而豪戚壅上游取權利且月
所奪農田十七所奪農田十七 柶筠請皆毀撤

築捍海隄

范正公爲泰州西溪鹽官營築捍海隄

擅塞陂塘

程明道攝上元邑盛夏塘堤大決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然後
計工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如是苗槁矣民將何食救
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言行錄

古今文集

古詩

羨陂行

杜甫

岑參兄弟皆好奇，携我遠來遊。溟渤天地闊，慘怛異色波。濤聲
頃堆琉璃，琉璃漫汗泛。舟入事殊興，極憂思集。鼉作鯨吞，不復
知惡風白浪何。嗟及主人錦帆相，爲開舟子喜其無氛埃。鳥鷺
散亂棹歌發，絲管啁啾空翠來。沉竿續蔓深，莫測菱葉荷花靜。
如拭宛在中流，渤澥清下歸無極。終南黑半坡，巴南純浸山動。
影曩窺冲融，間舫舫暝曩雲際寺。水向月出藍田關，此時驪龍
亦吐珠。馮夷擊鼓群龍趨，湘妃漢女出歌舞。金支樂上衆飾翠
旗光有無，咫尺但愁雷雨至。蒼茫不曉神靈意，少壯幾時空老
何向來哀樂何其多。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488505442